

(香港)

黃易

◎ 异侠系列之

大唐双龙传

拾叁



黄易作品集

华艺出版

苗易

作品集·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第十三册
三十四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/黄易著. 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7. 10

ISBN 7-80039-754-8

I. 大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: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20 印张 2840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一版 199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039-754-8/I · 662

定价:现十三册 213.00 元 本册 8.80 元

董易

作品集·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第十三册
三十四卷

华艺出版社

第一章 旧情难断

徐子陵在侯希白的秘巢见到寇仲，后者神色复杂，双眉紧蹙。

寇仲勉强提起精神，问道：“雷大哥呢？”

徐子陵在他旁坐下道：“他去查探杨文干和虹夫人的事，你发生什么事？”

寇仲道：“发生的事可多着哩！我到波斯寺找云帅，岂知却堕进杨虚彦精心布下的陷阱，幸好他想不到我这么容易上当，大家都在措手不及下，让我占上便宜，还联络到云帅。”

再一番解释后，道：“云帅想见李世民，我答应在今天黄昏前给他一个答案，你可否作出安排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这个没有问题，既然没有泄露身份，为何你却像斗败公鸡的可怜样儿。”

寇仲叹道：“我现在方知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当你只能作出一个选择，那种感觉实在不好受，唉！”

徐子陵听得一头雾水，不解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寇仲苦笑道：“我确是胡言乱语，且是辞不达意。因

为问题不在作出选择上，而是人乃充满感情的生物，会受感情的困扰，更会受不住诱惑。”

徐子陵明白过来，皱眉道：“你和尚秀芳间发生什么事？”

寇仲道：“暂时仍未算有什么事，只是留下一条尾巴。问题是她摆明对我有点意思，我却不忍拒绝。坦白说，她的确非常迷人。”

徐子陵记起昨晚红拂女说过尚秀芳“心有所属”的事。暗忖难道尚才女的“长相思，长相忆”就是为寇仲写的？

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寇仲。他是个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人。和他有关系的四个美女，对李秀宁是一见钟情，结果亦最凄惨！将来还大有可能变为敌人。

对宋玉致则是始终七分功利，三分爱慕，然后渐生情愫。

至于与他有肉体关系的云玉真和董梦妮，后者纯是在血气方刚和满带刺激的环境下的逢场作庆，有欲无爱。

对云玉真则复杂多了。

在寇仲来说，云玉真在寇仲尚未发迹前是个高高在上的形象，能把她占有在他心理上代表着荣登某一阶层的崇高地位，那是种微妙的心理。

现在他对宋玉致的感情非常稳定,但仍因尚秀芳的垂青而把持不定,犹疑困苦,可见尚秀芳对他的诱惑有多大。

这种男女间事,即使身为兄弟的他,亦感难以相助。

寇仲见他发怔呆想,奇道:“为何你不骂我意志薄弱?”

徐子陵没好气的道:“骂你有什么用?我着你不要卷入争天下的烦恼去,你肯听吗?”

寇仲抗议道:“两件事怎可混为一谈。唉!暂时不要想这种种令人烦恼的事,今天有什么好节目?”

徐子陵把情况扼要说出来,道:“我认为首要对付的人是石之轩,硬碰硬我们占不上多大便宜。但对付他的冲锋卒子‘胖贾’安隆,仍有可能办到。”

寇仲道:“杀安隆乃势在必行的事,必须计划周详,一击便中,否则很难有另一个机会。你曾和石之轩交手,照你估计,云帅的轻功能否克制石之轩的‘幻魔身法’?”

徐子陵皱眉道:“这个非常难下判断。若云帅与石之轩斗快赶往某一目的地,说不定云帅可以得胜。但若论闪躲挪移,石之轩肯定可胜上一筹,加上他的不死印奇功,我们确留不下他。”

寇仲双目亮起来,道:“若在平原旷野之地,我们岂非很有机会杀他。”

徐子陵没好气道：“首先你要破他的不死印法。我们三个合起来比之四大圣僧如何？你自己说吧！”

寇仲颓然道：“难道真没法子把他杀掉吗？问题是宝库入口极可能在无漏寺的方丈室内，那我们只好碰运气，希望摸进去时他刚好不在寺内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为隐蔽行藏，除非必要，否则石之轩该不会离寺。”

寇仲大感头痛，苦笑道：“我们的好运道似乎已成过去，以前就算对宝库茫无头绪，总是有个希望。但现在唯一的线索，却是石之轩的老巢虎穴。唉！我忽然感到很疲倦！娘当日如能说清楚点，该有多好。”

徐子陵仰望屋梁，苦思道：“跃马桥？为何娘只提跃马桥？若宝库在无漏寺内，她大可说是长安的无漏寺，那已足够。”

寇仲剧震道：“有道理！我们这叫‘捉错用神’，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？”

徐子陵双目精芒大盛，往他瞧来，两人目光相触，同时一颤。

寇仲深吸一口气道：“我们真蠢！只懂在桥底游来游去，却没对跃马桥作彻底的搜查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最重要的一点是：假若入口真在无漏寺的方丈室内，连娘都进不去。”

寇仲点头同意，又不解道：“可是为何无漏寺却带有鲁大师的建筑风格？”

徐子陵叹道：“或者是我看错吧！不！我该不会看错的。特别是斗拱出挑的形式，肯定是鲁师的手迹。他曾在建筑的遗卷中绘图说明，纹样装饰更是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”

寇仲精神大振，道：“多想无益，宰掉安隆后，我们趁黑去探桥，逐砖逐石的去搜索，其他的事无谓费神多想。”

徐子陵沉吟道：“我们的希求是否太多？你才刚暴露身份，以李元吉好胜喜功的性格，必千方百计要把我们找出来，我们却仍要明目张胆的去杀安隆。”

寇仲道：“这叫险中求胜，在四面受敌下，我们如不能掌握主动，就只有引颈待割的份儿。现在最上之策，莫过于令石之轩认定安隆是被阴癸派的人所害，有什么方法可以骗倒石之轩这大奸人？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除非你懂天魔大法，动手时又没给人看到，否则如何嫁祸东吴？”

此时雷九指回来，道：“有消息哩啦，杨文干真狡猾。”

两人听得大喜，忙斟茶递水，侍候他坐下。

雷九指向徐子陵道：“你还记得历雄吗？”

徐子陵点头道：“他是京兆联的副联主，曾领手下来抢兴昌隆的盐货，被我打伤。”

雷九指道：“弘农帮的人一直暗中注视他的动静，终侦察到有大批不知从哪里来的盐货，送到弘农由广盛行的顾天璋收下，再运入关中来。”

广盛行正是兴昌隆的死对头。

寇仲问道：“这批盐货有什么问题？”

雷九指道：“当然是假盐货，里面藏的全是箭矢，该是弓和矢分开来运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弘农帮的人怎会起疑？”

雷九指道：“皆因顾天璋亲到弘农主持交收，弘农帮才猜到有问题。”

寇仲道：“这批货给送到关中什么地方去？”

雷九指道：“入关后便失去影迹，因始终不是地头，在弘农神通广大的弘农帮，到了关中便要靠其他友好帮会，为怕打草惊蛇，所以陈式不敢请其他人帮手。”

陈式是弘农帮的帮主。

雷九指补充道：“发现这批盐货有问题，过程颇为转折，为对付香家，弘农帮从不松懈对巴陵帮的监视，却由此意外发觉几个与箫铤一向关系密切的帮会，都派人沿途打点照顾这批盐货，才查出盐货实是箭矢。”

寇仲道：“此事愈来愈好玩哩！沈法兴把火器送交阴

癸派，再由阴癸派运入关中，萧铎则供应弓矢予杨文干，香玉山还亲自出马，助杨文干作反。假若火器不是落在我们手上，李世民又懵然不知，说不定杨文干真能避过天策府的耳目，一举干掉李小子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这叫一计不成再来另一计。背后的主持者该是石之轩，他本打算伙同宋金刚及突厥人，在李世民从洛阳返关中途上把他杀死，却失败了。李世民当然因而提高警戒，不得已下，石之轩只好安排一个大规模的偷袭。若照此推想，李建成和李元吉该给蒙在鼓里，并不知情。”

雷九指道：“但假若真能杀掉李世民，李建成会将错就错与杨文干合作，还可迫李渊逊位，自己登上龙座。李世民已去，谁敢反对。”

寇仲笑道：“可惜却给我们搞乱了局，今次杨文干注定要惨淡收场。”

雷九指道：“不要得意得太早，刚才李元吉召见本地所有帮会的头领，说你们两人已潜入长安，命他们发动人手，务要把你们找出来。定是因昨晚杨虚彦失去印卷一事，致令李元吉生出警觉。”

寇仲把真正原因说出后，冷哼道：“只要他不怀疑到本神医身上，休想能找到我，反而陵少的雍秦会比较危险。”

雷九指拍案道：“还是想差一着，子陵若变回莫为，那就天衣无缝。”

徐子陵笑道：“仲少之所以能把人骗倒，皆因没有人认为他懂医术，至于小弟，更没有人会把赌徒的身份与我或寇仲连系在一起。尤其香玉山，更晓得我们对赌一窍不通。唉！看来也要去和虹夫人凑凑兴啦。有她掩护，更可避人耳目。”又笑道：“别忘了我不但是弓辰春，更是名震天下的‘霸刀’岳山。”

寇仲总结道：“眼前有两件最紧迫的事，首先当然是寻出宝库藏处，其次就是杀死安隆。办妥这两件事，我们可厘定大计，早点离开这危机四伏的险地。”

雷九指道：“安隆那方面由我去踩场，小仲最好回沙府，你现在交游广阔，有人来向你拜年你却神秘失踪，那可不太好哩！”

转向徐子陵道：“你今天怎都要去见见虹夫人，看她有什么安排。形势危急，我要在你们的假脸和真脸接口处再作些手脚，必要时说不定能起作用。”

弄妥后，三人分头行事。

寇仲刚踏入沙家，沙福迎上来道：“李夫人在东厅等你。”

寇仲愕然道：“谁个李夫人？”

沙福道：“是李世勣将军的夫人。”

寇仲这才知道是沈落雁来找他，暗呼头痛，口上却道：“她来找我干吗？我可不认识她哩！找我治病亦不该选在新春这一天吧！”

沙福陪笑道：“这个小人也不晓得。五小姐正陪她闲聊，听说李世勣乃当今的大红人，手掌兵权，莫爷怎都要给他的夫人一点面子。”

到得东厅门外，沙福道：“今天来拜年的人真多，小人还要到外面打点。莫爷有空就去见二少爷，他说有事情要找你。”

寇仲答应一声，跨入东厅，陪着心不在焉的沈落雁的沙芷菁介绍两人认识后，笑道：“李夫人今天是专诚向先生拜年，还有些医道的问题想向先生请教。”

接着找个藉口离开，剩下两人时，寇仲苦笑道：“李夫人可知这么摸上门来找小弟，是非常危险的事。”

沈落雁淡淡道：“你扮得这么出色，谁会怀疑你。你们的能力总出人意表，落雁早见怪不怪。”

寇仲清楚她任性而行的作风，叹道：“李夫人有什么指教？”

沈落雁望往窗外仍绵絮般断续下个不休的细雪，透出疲累的神色，容颜带着点从未在她身上出现过的憔悴和失落。寇仲想起她以前随李密南征北讨，叱咤风云的情景，比对起现在甘于为人妇，放弃所有官职权位，还有

什么话可说出来安慰她。

沈落雁意兴阑珊的轻叹一口气，柔声道：“子陵到哪里去？是否故意避开我？”

寇仲大吃一惊，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已为人妇的沈落雁对徐子陵余情未了的纠缠，后果实不堪设想。

沈落雁玉容转冷，道：“刚才天策府传出消息：子陵以弓辰春的名义留书不辞而别，此事立即闹上皇上处，本以为秦王必受重责，岂知皇上却没怪罪下来，算是不了了之。”

寇仲心想李渊正全神应付魔门三大巨头的围攻，哪有兴趣去理这等闲事。

沈落雁别过脸朝他瞧来，微嗔道：“为何能言善辩的少帅忽然变成个哑巴？”

寇仲确是搜索枯肠，也找不到应付她的话，一时哑口无言。

沈落雁“噗哧”娇笑，往昔谈笑用兵，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似又重现于她身上，斜兜寇仲娇媚的一眼，道：“不若落雁转到少帅旗下当个马前小卒，又或在旁摇旗呐喊，看着少帅纵横战阵，一统天下。”

寇仲心中一阵感慨，虽明知沈落雁是在说笑，其中却不无三分认真。作为李密多年军师，沈落雁对李密一直忠心不二，视他为能统一天下的真主。一旦这本是坚

定不移的信念被残酷的事实像泡沫般弄破，其中的失意颓唐可想而知。对于寇仲这击败李密的大敌，沈落雁已由恨转敬，改换另一种心态。

直到此刻，寇仲仍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沈落雁旋又叹一口气，眸光移往窗外，幽幽的道：“坦白告诉你，当兵败的一刻，我真的不肯相信。前一刻这世界还是灿烂美好，下一刻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。一切的一切，都有截然不同的意义。过去和将来，变得全无价值！当时只觉四肢乏力，心乱如麻，没经过那苦况，谁都不晓得个中滋味。完了！一切都完了。”

寇仲心忖假若自己面对沈落雁那种一败涂地的情景，会否有同样的感受？

沈落雁美目蒙上一片薄雾，凄迷困惑，以前的精明，现在却被迷惘替代。

寇仲感到眼前相对的再不是活色生香的俏军师，而是失去生命力徒其美丽外表的躯壳。

沈落雁轻垂螭首，唇角飘出一丝苦涩的表情，低声道：“我不断提醒自己：要振作坚强；却又知大势已去，从没败过的密公在惨败后竟会表现得如此不济，进退失据，坐失平反的良机。万念俱灰下，我只好嫁给世勤，你明白吗？这番话奴家对子陵都没说过，却忍不住向你倾吐，少帅奇怪吗？”

寇仲拙劣的道：“因为我们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嘛。”

沈落雁毫不掩饰的冷哼道：“朋友？你是我的克星才对。罢了！一切都成过去。我想再见子陵一面，你可以作安排吗？”

寇仲苦笑道：“小弟刚暴露行踪，差点给李元吉宰掉，现在闹得全城沸腾，沈大姐可否待长安事了后，才跟子陵聚首？”

沈落雁眼中彩芒一闪，道：“你当我不知此事吗？少帅确是厉害，一向自视比天还高的可达志竟眼睁睁的让少帅你突围逃走，不损半根毫毛，此事立即轰传全城。直到此刻，长安城的人始体会到少帅的名不虚传。”

寇仲出自真心的道：“这只是侥幸，似这般遭遇希望再没有下一趟。”

沈落雁耸肩道：“我仍坚持要见子陵，少帅怎么说？”

寇仲苦恼的道：“别忘记你是李夫人，这么去见子陵，对任何人都没好处。”

沈落雁狠狠道：“我不管！告诉子陵今晚子时中我会在永安渠西安里外的渡头等他。”

言罢不理寇仲的反应，向厅外走了。

第二章 无心插柳

徐子陵通过联络手法，在城南一所小宅院与李靖见面，后者劈头道：“你是否尚有另一个替身？”

徐子陵答道：“那是侯希白扮的，否则怎瞒得过秦王，事非得已，李大哥请为我们向秦王道歉。”

两人在无人的小厅堂坐下，李靖叹道：“扮得好好的，为何忽然留书出走，累得秦王硬着头皮抢先向皇上禀报，奇怪皇上没借此责怪秦王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莫为是不能不消失的。其中原因异常复杂，而我们亦可少去一个给人抓着痛脚的破绽。”

接着向李靖提出云帅想见李世民的要求，并说明来龙去脉。

李靖听罢大喜道：“我们一直想联西突厥以压制东突颉吉利的凶焰，现在既有突利站到我们一方，若能再与西突厥缔成联盟，颉利今趟有祸难啦！”

在怀里掏出一张画卷，摊在两人间的茶几上，道：“你看！这就是终南山的捕猎场，后天皇上会偕秦王和齐王到这山区打猎，太子殿下则留守咸阳，我们会有七、八